

电影剧本选集

千步沙之恋

孙静波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千步沙之恋

孙静波

宁波出版社

目 录

海滩蒙太奇（代序）	3
千步沙之恋.....	5
虎爪浪.....	49
贩虾女传奇.....	86
战神“马尔斯”号.....	132
后记.....	178

海滩蒙太奇（代序）

“黄如金屑软如苔，曾步空王宝筏来”，明代诗人屠隆对普陀山千步沙的描绘，传神表达了千步沙俊逸柔美的特点。如果把百步沙喻做豆蔻年华、妩媚秀丽的少女，那么千步沙就是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的少妇。她是舟山千岛的天工之作，更是海天佛国的碧玉瑰宝。读初中时，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到普陀山的植树劳动，一踏上这片绵绵长沙，我就把她当作观音净土的最美体现。围绕她的众多的悲欢离合的爱情传说，促使我完成了电影剧本《千步沙之恋》。

舟山素有“千岛之城”的美称，是举世闻名的渔都，她的众多岛屿，都有丰富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海山风光，会给人以深沉的审美享受。

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，我在一个曾读过小学二、三年级的渔岛采风。该岛因岛形狭而长，似卧虾浮于海上，故名虾峙。有两万三千余人。在一个老同学家里，我倾听了一位中年妇女裂人心肺的哭诉：她丈夫所在的渔船，受骗用了假桐油，结果在航行中船裂人亡，葬身汪洋。和她丈夫同时遇难的有整整两船的数十条生命。我感到震惊。犹如《镜花缘》中的林之洋，在两面国看到了头戴方巾的善面人的另一张面孔：冷酷和残忍。这时我正在修改电影文学剧本《虎爪浪》。刚刚听到的悲剧，坚定了我立意上的信念。《虎爪浪》是反映渔业改革的题材，它想揭示参与改革和领导改革的人，只有自身不断进行改革，更新观念，提高素质，才能可能取得改革的胜利。

夜晚，躺在临近海滩的阳台上，海潮在有节奏的律动。耳边时时萦绕着那位渔妇悲伤的抽泣，我想象着沉船时的惨烈情形。我悟到悲剧、正剧、喜剧，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品，但最伟大的作品一定是悲剧。“悲剧能净化人的灵魂”，尽管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带有古希腊朴素的经验水平，但是，他对悲剧效果的分析却是深刻的。当强烈的悲愤情绪在折磨我的同时，也给了我信心：虽然你还不能立即从听到的沉船事件中提炼出一个完整的情节，但这犹如潮涌般的澎湃悲情，一定

能把你推到成熟的彼岸，不久总会找到一个臻于完整的故事。而这个故事和这个选集中的其它故事一样，人物活动的场所往往也在海滩。现在，随着改革的深入，虾峙岛规模宏大的远洋船队已在北太平洋进行鱿钓作业，年产值超百亿元，他们的业绩给舟山渔业发展史增加了崭新、光辉的一页。

舟山的海滩是壮美的，恬静的，腼腆的。朱家尖延绵洁白的五大沙滩，在翠峦与碧海之间，逸发着明丽清新的秀气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赞叹之余，油然而生的是“久在深闺人不识”的惆怅和不平。在拍摄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《女岛》时，我和摄制组在朱家尖整整工作了一个月，对沙滩美的内蕴，有更深入的认识。这种美感，在“青浜庙子湖，菩萨穿笼裤”的庙子湖海湾，会显得更加强烈。大海的原始状态能荡涤人间纷争的一切烦恼。名利场上搏击久了的人，这里是最好的释放疲惫的场所。面对碧澄浩瀚的大海，往往能禅悟到宇宙的真谛，重新调整生活的座标。我钦佩日本电影的海滩情结，海滩的独特神韵和演员的精湛表演，结合得精美绝伦。如《生死恋》、《砂器》、《鱼影之群》、《入殓师》等。海滩给人无穷的创造的联想，也给人丰富的创作素材，因为她毗邻着伟大的海。在虾峙石棚港海湾游泳的时候，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一个案子：就在这附近海域，一条渔船上的六个渔民全部失踪，舱壁上甲板上的殷殷鲜血，昭示着他们不幸的命运。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成为创作的素材，而这个大案却为《贩虾女传奇》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端倪，为情节发展设置了一个强烈的悬念。石棚港海滩是我少年时的伊甸园，游泳、玩耍、拾泥螺、捡贝壳……那时许多耳闻目染的素材现在成了我进行影视剧本创作的题材。

由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海滩作为如人如社会一样的丰富复杂的世界来写，让它呈现各种矛盾和冲突，突出人类生存的悲哀、惊险、崇高、壮美与伟大，——海滩蒙太奇，会真实地向人们呈现一个叠化在大海背景上的独特世界。

孙静波

壬辰年闰四月

千步沙之恋

莲花池边。

残阳如血，海天澄明。

白莲儿沿着山间公路走向莲花池。

白莲儿看着满池生气盎然的荷花，思绪激荡。

莲儿内心的独白：“妈妈生我的时候，正是一个夏天雨后的下午，满池的莲子都开了白花，红花，妈妈说，我今后的命运一定会像盛开的荷花，就给我取名‘白莲儿’……”

荷叶丛中叠印片名：《千步沙之恋》

海礁丛中。

白莲儿踏上磷响的海礁，望着清水漫流的绵长沙滩。

莲儿内心的独白：“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现在，我正向生命的归途走去……”

潮音洞。

莲儿走向潮音洞寺院。潮音洞口朝海，巨浪拍击，潮水奔腾入洞内，浪花飞溅，直冲峭壁上。莲儿向寺内菩萨一一膜拜。莲儿点燃了三枝香。她把第一枝香插进香炉：“愿爹爹平安，不受灾难！”她把第二枝香插进香炉：“愿璐璐平安，一生幸福！”她把第三枝香插进香炉：“愿来世再遇心上人，永享幸福！”她从腰袋取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的钱，塞入化缘箱。她走向潮音洞。她看了看身边的《舍身戒》石碑。潮音洞内涌进的波涛。潮音洞外激扬的水波。巨涛势如巨龙，声若雷鸣。她一步步向悬崖边走去。她走近崖边。脚下是奔涌咆哮的浪涛。她止步了，平静凝神的双眸注视远方的海面。远处的海面，似有一尊仰躺在海面的大佛：大佛头朝北，横卧鲸浪，双手安详地放在胸前，仰视着辽阔的天空，宁静而脱俗。她秀丽苍白的脸上突然浮现一丝笑容。凝视的双眸闭了一会，又徐徐睁开。莲儿移动一下脚，欲纵身跳下，似乎听到一阵坠地婴儿的稚嫩强烈的啼哭声，那声音震撼了海天，也震撼了白莲儿的心。她沉思着，侧转身，慢慢离开了礁崖。

环山公路

碧海和丽叶行走在整洁、宽阔的环山公路。

碧海被幽丽独特的海岛景色所迷醉，禁不住吟起王安石的《游洛伽山》：

“山势欲压海，
禅宫向此开。
鱼龙腥不到，
日月影先来。”

丽叶接着：

“树色秋擎出，
钟声浪答回。
何期乘吏役，
暂此拂尘埃。”

碧海：“是呀，古人都需要‘暂此拂尘埃’，喧嚣的都市人更需要心灵的松弛和净化了。丽叶，莲花岛的佛国特色，佛山岛的五大金沙，桃花岛的金庸侠奇，完全能构成旅游金三角。这个小金三角，又可以和上海、杭州构成一个大金三角，这里一定会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旅游热点！”

丽叶：“唷，碧海，我看你既有诗人的才思，又有战略家的韬略……”

碧海：“喂，宝贝，我还有罗密欧的柔情呢，”说着，他迅疾地吻了丽叶秀美的脸颊。

丽叶：“嗨，画家，这不是你在美国考察，这是在中国，在莲花岛……”

碧海：“吻是没有国界的……”

后面两位行走的女中学生，见状都嘻嘻笑起来。

碧海回头一笑：“小妹妹，不久会有白马王子来吻你们的！”

两女孩：“对，吻是没有国界的！”

碧海的目光慢慢停在路边的一个广告牌，上书“莲花岛佛事演出团演出节目单”。

碧海对丽叶说：“今晚上有佛事演出，我们必须要去看看。”

丽叶会意地点点头。

碧海：“住宿安排以后，我们马上去谒见师父灵塔，这样不会影响观看演出。”
洛伽山。

山上巨岩森立，林木葱郁，两侧皆为悬崖峭壁。

国际灯标——洛伽山灯塔，高出水面 38 米。聚光射力甚强的灯标，发出红、白光相间的光束。

碧海、丽叶把一束鲜花放在释佳善法师的灵位前。

碧海：“师父，我来看您来了……”

碧海和丽叶沿着石阶走向洛伽山上的圆通殿。

碧海内心的独白：“师父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您收留了我，养育了我，我永远铭记您的恩情和教诲。”碧海和丽叶凝视着殿内侧壁佳善法师的画像。

碧海和丽叶深深地向师父鞠躬。他俩走出寺庙，凝视着闪亮的灯标。

莲花山佛事演出团。

化妆室里灯火通明，白老总正在催促演员上场。

白老总见到莲儿，责备地：“莲儿，找了你一下午，去哪里了？”

莲儿沉默不语，在化妆台前认真化妆。红莲在另一侧化妆，她时时向姐姐投去关切的目光。

白老总：“今天是观音出道的日子，成千上万的香客、游客要看你们演出，要及早排练。你不在，彩排时只好让 B 角顶上去了。”

莲儿：“我已经排练一次了。”

白老总不懂她话中的含意，又奈何她不得，只好陪笑说：“莲儿，晚上海龙也要来看，你加把劲。”

莲儿的脸倏地严肃起来。

莲花山剧院演出厅。

身着红莲状服装、年青健美的报幕小姐报着节目，“下面，由白莲儿、红莲儿演出《莲花舞》。”

音乐声中，歌声起：

“莲花洋，

莲花山，

碧波万顷映朝阳。

阴霾起，

涌恶浪，

风激荷塘花瓣扬。

佛光现，

风云驻，

满池莲子心舒畅。

白莲花，

红莲花，

圣洁娇美又刚强！”

白莲、红莲用优美细腻的舞蹈语言抒发对观音大士普济众生的赞美。

白莲儿尤为投入，她的脸充满激情。

天幕的景色随着音乐在变幻：

势如飞龙、声若雷震的潮音洞，浪花飘瀑如飞雪；

陡峭危壁、气势磅礴的梵音洞，水帘半卷雾气浓；

绿茵铺席、沙色如金的千步沙，海月浮光夜见虹……

当天幕上的杨枝观音向白莲、红莲挥洒甘露的时候，白莲忧郁的眼睛渗出了晶亮亮的泪花……

特写镜头：白莲精彩的翻滚动作，白莲眼眶中晶亮的泪花。

站在甬道值勤的警察——春歌，被精彩的演出深深地感染。

坐在观众席的海龙戴着墨镜，也掩饰不住地摘掉墨镜，擦着眼泪，又急忙戴上硕大的墨镜。

丽叶看看碧海，他脸上有她未曾看到过的亢奋和激动……

莲花山演出厅办公室。

卸了妆的莲儿敲着办公室的门。办公室里，白老总急忙暗示海龙回避。

白老总开了门。莲儿：“老总，你找我？”

白老总：“对，莲儿，请进。”

莲儿进来，白老总急忙递上一罐饮料。莲儿接过放在桌上。白老总又回到办公桌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包。

白老总：“莲儿，我轻易不说好，你和红莲今晚的演出，可以用‘十分精彩’四个字来概括。这是一点奖金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白莲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她把奖金放进包里。她欲告辞，白老总急忙起身。

白老总：“莲儿，别急着回去，还有一位贵客要见你。”这时，海龙从办公室里间出来。

海龙：“莲儿，我等你8年了……”

白莲儿一见海龙，十分紧张。

白莲儿：“我和你沒有话好说……”说完，她急忙夺门而出，朝剧场跑去，海龙在后面紧紧追赶。白老总也急忙起来追上去。

白莲儿敏捷地穿过剧场座位。

海龙在后紧追不舍。

白莲儿冲到剧场门口，突然见海龙的两个兄弟把住了大门。

白莲儿反转身，被海龙揽腰包住。

海龙：“看你往哪里跑？”

白莲儿：“你不放人，我要喊了！”

白老总急忙过来：“莲儿，别喊。海龙，放人，不能蛮干！”

海龙不得已松了手。莲儿趁机给他狠狠两巴掌。海龙翘起着，但没有反击。

莲儿趁机夺门而出。

海龙痛苦地：“我们的璐璐都8岁了，她还不让我碰她。”

白老总：“海龙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，强拗的瓜不甜，不能蛮干。我们好好合计合计，这事总要让它成的。”

白莲儿家。

莲儿沿着山径走向自己的家。莲儿走进家，又沿着楼梯走到二楼。莲儿：“爹……”见没有回声，莲儿推开了靠路边的卧室的门。室内灯光幽暗。莲儿爹搂抱着一个女人。莲儿赶紧转身，走进对门自己的房间。莲儿爹匆忙过来：“莲儿，你妈死得早，今天有女人跟你父亲好，这是你爹的福份。”莲儿：“爹，你真糊涂，这个女人和海龙有瓜葛，你要小心！”莲儿爹：“海凤早和海龙断了关系，愿意和我结婚。”莲儿：“这事没有这么简单。”莲儿说完，走出了房间。她父亲目送她下楼，转入自己的卧室。室内，海凤正在抽烟，她给莲儿爹一枝烟，并点燃。海凤搂住他的腰，柔声地：“我们老板要娶莲儿，你要做主啊！”莲儿爹：“难呀，她性子和她死去的妈一样，也是不断桅杆不下帆的！”海凤：“你开海滨娱乐城的钱都是老板给的，这事办不好，你的生意也难做下去。”莲儿爹为难地：“这

事我尽力去办，你在海龙面前还要多给我讲些好话。”

千步沙。

碧海和丽叶漫步在千步沙。海涛哗哗，洛伽山上的灯标在闪烁发光。

碧海还沉浸在看佛事演出的兴奋中，《莲花舞》曲似乎隐隐约约地在耳边荡漾。他内心的独白：“她实在太美了，我的飞天观音……”

丽叶看着碧海：“哎，在深沉什么呢？”

碧海掩饰地：“瞧，宝贝，‘黄如金屑软如苔，曾步空王宝筏来’。我们脚下的这片沙滩，它的开发还远远不够。我考察过许多国家的沙滩，没有比它更好的……”

丽叶：“我看你此刻想的不是这些，是《莲花舞》中的白莲花吧？”

碧海点点头：“这是真正的艺术，太精彩了……”

碧海抬头看着洛伽山上的灯标。丽叶看到了他异样的目光，神色有点黯然。清福庵。

莲儿来到清福庵。众僧侣正在做早课。莲儿见主持从厢房出来，急忙迎上去。莲儿：“师父，我已三次到您处要求出家，请师父收留。”主持：“阿弥陀佛，你又来了。你可先到厨房帮忙，出家事容我三思后再定。”

莲儿：“谢谢师父，请师父早日定夺，使徒儿早日得佛护持。”

哗哗流淌的水龙头前，莲儿在洗菜。寺院食堂内，莲儿在帮香客端菜送汤。院内食堂。

海龙化装成香客，吃着斋饭，目光注视着端菜端汤的莲儿。

莲儿隔着餐桌，认出海龙，惊慌转身，不料刚好碰着有事来食堂的主持，主持脸呈愠色。

主持：“莲儿，佛地清净，凡事要慎，不可粗疏鲁莽。”莲儿致歉：“师父，恕徒儿不慎，日后改正。”莲儿急忙走进厨房。厨房内的灶炉火，映红了莲儿俊秀而不安的脸。斋堂里，海龙见莲儿久久不出，怏怏不乐地示意邻座的堂兄弟海马，一同走出了清福庵。

主持来到厢房。副主持见主持气色不好，便问：“遇上什么事了？”主持：“白莲儿心事很重，内心忧郁，不宜马上收她为弟子。”副主持：“这孩子天生丽质，本性很纯。只是和不三不四的人有瓜葛。庵堂门口常有不正的男人在游动。”

主持：“这事要向派出所反映。愿这孩子不会出事，阿弥陀佛。”说完，主持就凝神念起经来。

清福庵。

海龙向门外的两个侍从暗示了几句，与海马走下寺院前台阶，一起步向沙滩。

海滨城。

海龙和海马进入海滨城总经理的办公室。

白莲爹赶忙起来迎接。

海凤给海龙沏了一杯佛茶。

白莲爹示意海凤出去。

白莲爹：“你的事我会尽力去办，莲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……”海龙：“我没时间和你磨蹭。”他拿出遥控器，“你看看海面上三个救生圈……”三个红蓝黄救生圈连在一起在浮动。

海龙轻按遥控器，三个救生圈相继爆炸，莲儿爹吓得面如土色。

海滨城。

白莲儿为父亲送饭，来到海滨城门口。

正在旁边写生的碧海，转过身迅疾画着莲儿的肖像。当没有察觉的莲儿准备进门时，碧海鼓足勇气叫了声：“白莲儿……”

莲儿好奇地止步，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，似乎在说，你怎么认识我？

碧海边画边说：“我看过你演的《莲花舞》，太好了！我是搞旅游的，兼职画家，”边说他边掏出蓝色证件，在莲儿面前亮了亮。

白莲儿没有看证件，轻声地说：“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”说完，她进入海滨浴场的正门。

从他背后山路过来的丽叶，目睹了这一幕，但没有招呼他。碧海凝神看着莲儿的背影，又很快地画了一张。

白莲儿看见远处沙滩上海龙的兄弟在游动，就机警地折进游客人群中。

丽叶悄然从碧海身边擦过。

碧海注意力集中在修改润色中，他先改完了背影素描，写上《背影》两字，放入挎包中。他又开始修润莲儿的正面肖像。他情绪亢奋，用秀丽的隶书写上《飞天观音》。

这时他看见一只粗壮的手，捏着一叠钱：“八千元，买你的画，‘飞天观音’，名字取得好……”

海龙把一叠人民币塞进碧海挎包里：“谢谢！”没有待碧海反应过来，海龙迅疾地取过画。海龙和他的兄弟很快进入路边的一辆黑色桑塔纳，消失在盘山公路。

碧海摸出了钱，显得疑惑不解。

海滨城凉亭。

晚霞染红了沙滩，海浪反射耀眼的亮光，众多泳者扑腾在浪丛中。白莲花进入凉亭，看到了红莲。

白莲儿：“红莲，你找我？”

红莲：“姐姐，你不用怕海龙，不要出家。”

白莲儿：“我不怕他，没有孩子，我可以一走了之。每天夜里，我都会在梦中见到璐璐，听到她‘妈妈’、‘妈妈’的呼喊声……”

红莲理解地看着白莲儿：“璐璐已经 8 岁了，可怜的孩子，至今不知在哪里？”

白莲：“我估计孩子在海龙那里，他对爹爹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可能与孩子大了要妈妈有关。”

白莲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还要帮我找到璐璐。”

红莲忽然感到一股寒气袭来，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合适的话来勉励姐姐打消这不吉的念头。她对白莲说：“姐姐，不要想得太多……有事你可再找春歌谈谈。”白莲儿：“没有春歌的保护，海龙早就蛮干了。不能过多麻烦他……”

红莲看到姐姐十分为难的神色。

朝阳宾馆。

海面被茫茫夜色笼罩，点点渔火在闪烁。

碧海没有睡意，又悄悄拿出画夹，从一叠画中取出《背影》。他看着，创作灵感又被激发起来，迅速画出白天被人强行“卖”走的《飞天观音》。画毕，他凝神欣赏了一番，松了口气，躺在床上。

夜很深了，碧海已经熟睡。

里间的门打开，丽叶进来，取走画夹，回到里间。

丽叶从画稿中抽出《飞天观音》，品味到了白莲儿俏丽动人的脸容。从《背影》中，看到她婀娜多姿的身材。她嫉意渐生，欲撕又止。

她把两幅画放回画夹。从画夹中又看到一本简易照像册。他一张一张地看着，看到了她和碧海相拥在心字石上的合影，又自信地笑了。“啪”，一叠装在信封中的人民币落在地上，她捡起捏在手中，感到十分疑惑。

朝阳宾馆餐厅。

丽叶一边用餐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对碧海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不小心打翻了你的画夹。”

碧海会意地一笑：“老实说，窃取了什么什么机密和情报？”

丽叶：“你画夹里怎么有这么多钱？”

碧海：“稿费。”

丽叶：“真是有福之人财自来。”

碧海：“应该说有才之人财自来。”

丽叶笑着说：“你这次在美国搞画展，作品卖了一百多万美元，够你用一辈子了，可不能要不义之财呀。”

碧海：“我也考虑过。如果这笔钱来源不正，我就上缴国家；如果这笔钱来路是正的，我想搞一个公益事业。”

丽叶：“搞什么？”

碧海：“雕一个飞天观音的塑像，让每一个来莲花岛的人，都受到美的感召。”

丽叶：“哪有什么飞天观音呀？敦煌壁画上才有飞天呢。”

碧海：“观音有三十三个现身，其中有飞天观音。三十三是个抽象的数字，孙悟空都有七十二变，佛的变化就更多了，她不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。从艺术角度看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，南北两地艺术的交融，会产生最有魅力艺术品，”他看看表：“吃完饭，我还要和海滨城老总谈学生实习的事情，你去吗？”

丽叶：“我们兵分两路吧。我去洛伽山大饭店。再给你一个‘路透社’消息，昨天我亲眼见到‘观音送饭’的佛经典故，可不是在短姑道头，而是在海滨城门口。那个海滨城老总，就是‘飞天观音’的父亲。”碧海高兴地：“是嘛？”

海滨城。

海凤给碧海送上了茶。

海凤：“碧教授，这是佛茶，请您品尝”。

碧海：“谢谢。”

莲儿爹：“您寄来的介绍信我已收到了，安排 6 名学生到这里实习没问题，食宿我会安排好的，请放心。”

碧海：“谢谢老总。对海滨城的开发和运行，我有些不成熟的想法，能否向您谈一下。”

莲儿爹：“欢迎，欢迎，确实十分欢迎！”

碧海：“目前海滨城经营游泳和沙滩帐篷露宿两个项目，少了一点。还可以搞海上摩托、沙滩排球、沙雕等项目。”

莲儿爹：“沙子还能雕像？一盘散沙，一盘散沙，说明沙子本性就是喜欢散的。”

碧海：“莲花岛沙子柔韧细腻，是世界上罕见的优质沙子，最适合搞沙雕艺术。沙雕成形后，可以用胶水固定，让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参观，光门票收入一项，估计可以超过您目前经营的总收入。”说着，碧海向莲儿爹递上几张参加国际沙雕比赛获奖作品的彩照，“沙雕节办起后，还可搞时装、泳装模特表演，进行业余沙雕比赛，还可北联哈尔滨冰雕，让观众在看到沙雕的同时，看到从未见过的冰雕……”

碧海的话使莲儿爹十分兴奋：“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。”他看着彩照，看到了碧海的获奖作品，“您还得过一等奖？”

碧海点点头：“如果您有意搞沙雕节，我可以帮助您申办，我和国际沙雕协会主席认识，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。”

莲儿爹：“谢谢。您能否为我写一个可行性报告？”

碧海：“行。”

碧海迅速地从挎包里取出白莲儿的两张肖像画：“老总，我为您的女儿画了两张画，请您指教。”

莲儿爹戴起老花眼镜端详着，爆发出由衷的叹息：“像，像，太像了！奇才，奇才，真是奇才……”他高声地：“莲儿，快过来，碧教授为你画了两张像。”

其实，在里间，为海滨城成立 8 周年易名挂牌做彩带的白莲儿，已经清晰地听到了碧海的话，为这位年青教授的睿智和广见博闻所折服。她矜持地出来，礼貌地向碧海点头示意。闻声出来的海凤抢先一步，夺走了莲儿爹手中的画。

莲儿爹：“放肆，当着客人的面这样张扬，哪有你这样当秘书的？”

女秘书：“画得太好啦……”她把画递给白莲儿，回头顶了莲儿爹一句：“你还离不开我！”莲儿爹无奈地摇摇头。

碧海会意地一笑。

碧海：“很抱歉，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……”

白莲儿看着，淡淡地一笑。白莲儿欲把画还给碧海，听到爹爹的吆喝：“这是碧教授送给我的，这两张画，可以卖不少钱呢！”

白莲儿含嗔地瞪了爹爹一眼，转入里屋。

这时电话铃响，莲儿爹接电话：“是白老总呀，有急事？我马上来，马上来！”

碧海：“您有事，我就告辞了！”

佛事演出团。

莲儿爹进入“佛事演出团”。

莲儿爹：“白老总！白老总！”

白老总从装潢精美的内室出来。室内灯光幽暗，有五、六个人在窃窃私语。

白老总：“还是老话题，海龙急于要娶白莲儿，你快点定夺！”

莲儿爹：“白老总，请你劝劝海龙，他要娶莲儿，这事急不得，太急会出事的。”

白老总打开一个易拉罐，递给莲儿爹。

白老总：“海龙对你家的白莲儿是真心的，我可以叫他别急，但这事总要让它成的。”

莲儿爹：“莲儿的性子我知道，太急了会出事的。”莲儿爹一口喝干了饮料。

莲儿爹：“海龙最听你的话，你肯发话，我踏实多了。”

白老总：“这山头，海龙说话还是有份量的。”

莲儿爹：“称砣四量压千斤，海龙还是听你的，我晓得。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办，我走了，托你的事千万别忘了。”说完，他走出了办公室。

白老总拿出手机，看看台历，调拨信号。

白老总：“海龙，有笔大生意，老地方谈。”

莲儿家。

莲儿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家门，来到餐厅。

莲儿爹拿起“女儿红”酒，连喝了三杯。手抓着烧熟了的淡菜干下酒。白莲

儿过来，放下一盆红烧带鱼，夺过父亲手中酒杯。莲儿爹望着女儿，伤心地：“莲儿，海龙在逼我，只有你能救爹爹……”白莲儿痛苦地注视着他。

莲儿爹自斟自喝，又喝了三杯。

莲儿爹：“我和海凤有了瓜葛，这辈子谁也离不开谁。只有你成全了海龙，大家才能太平呀！”莲儿没有回答，默默看了看爹爹，走进自己卧室。

夜，卧室很暗。海上波涛的反光，使房间忽幽忽明，莲儿一边手拿着多年前失踪的女儿——璐璐的照片看着，一边抚摸着孩子穿过的红肚兜，悲痛欲绝。

白莲儿内心独白：“璐璐不见了，海龙逼爹爹，爹爹又逼我，我的归宿在哪里……”

大佛像前。

白莲儿来到南海观音大佛像前，虔诚地祈祷着。她点燃了三枝香。

她内心的独自：“愿爹爹平安，不受灾难！愿璐璐平安，一生幸福！愿来世再遇心上人，永享幸福！”

莲儿进入大殿，围着刻有佛像的铜座转着，内心感情澎湃。

海边。

莲儿来到海崖边。她的异常举止引起了在海滩巡逻、身着便衣的警察春歌的注意。他举起报话机，向附近的流动哨发信号。

莲儿在海崖边站定。春歌高度紧张地疾步赶过去。

遒劲的浪涌拍击着礁岩。莲儿从山崖跳下去。莲儿在波涛中沉浮。春歌跃入波涛。沙滩上跑来三名警察。他们奋力扑入波涛。在沙滩用摄像机拍摄海景的碧海，急忙把摄像机放在沙滩上跃入海中。碧海迅疾地游向莲儿。碧海拉住了莲儿。莲儿脸色苍白，她睁开眼睛看了看他，又闭上了眼睛。碧海托着莲儿的腰，奋力地踩着水。

沙滩。

公安局孙局长拿出手机：“08，08，快联系救护车，地点海滨沙滩。”百步沙附近两条快艇疾飞般驶向抢救方位，激扬起两条白色水道。春歌靠近了碧海和白莲儿。两人托着、推拉着莲儿向沙滩靠拢。三个警察也赶上协助。两条快艇停泊在他们附近，并抛下6只红色救生圈。

众人托着莲儿，把她放进艇内。“啪”从莲儿上衣口袋里掉下一个玉质观音